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五

高士廉　長孫無忌

高儉字士廉渤海蓨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隋

司隷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亷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為治禮郎士亷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亷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髙麗士亷坐與交遊謫為朱鳶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

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為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為孝感之應時欽州寧長真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真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內離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柰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為行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

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為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黃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為安州都督

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氷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

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贏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屩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屩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輙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五年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為縣公奬鑒人

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諜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

世代衰微全無冠盖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祗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

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為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須於天下賜士庶物千叚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以佐命功並代襲刺史授中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稿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

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淩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實資訓導比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祛蒙滯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輙復敬

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叙說生平流涕歔欷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於京師崇仁里私第時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為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為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將

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歿之後或
至親臨内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輒迴宸
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
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於馬前流涕帝乃還
宫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士廉祖父洎
身並為僕射子為尚書甥為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
至行純行真行審行慎行及喪柩出自横橋太宗登故
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

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貞觀初歴祠部郎中丁母
憂哀悴踰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毁不滅性汝
宜強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戸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
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喻曰古人
立孝毁不滅身聞卿絶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
傷生之累俄起為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禄大夫襲爵申
國公永徽元年拜戸部尚書檢討太子詹事太常卿顯

慶元年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亷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為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洩詔付真行令自懲誡真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尸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為睦州刺史卒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

第三兄初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
號後更跋氏為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
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
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
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兕周開府儀同
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
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
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

鐵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為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彦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宫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候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勲地

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卧內其年拜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名蕭瑀及無忌問曰北番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決孰為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擊之為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亂而

滅或有容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疎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為誡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為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觧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

四人以元勲各封一子為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受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

先夏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為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脩條而抱

蠢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恒山之義情有炎
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嚇乎側
葉鷦雀喧乎下枝懟巳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
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
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
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
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
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

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跱庶廣德於衆屬非崇利於一已是以俳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荅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

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祐下頼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歷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迍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宜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

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

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𤣥可金州刺史改

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

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

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鄅國公張亮可澧州刺史改

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無忌

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寧一不願違

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𤣥齡上表曰臣

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

草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
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於兩漢用矯前
違置守須條蠲除曩弊為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
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
茅社施於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
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
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册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
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

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
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
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
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
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絶誠有可哀此其不可
三也當今聖歷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
道之目為日滋久因縁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
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兹一舉為

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為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册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既勒銘於鍾鼎又圖形

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
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
恭故司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
鄭國文貞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
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國大將軍
揚州都督褒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
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
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

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
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郯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
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
戸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戸部尚書莒國公
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
公秦叔寳等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
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卂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
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脤廟堂闢土

方面重氛截廓王略遐宣並契潤屯夷劬勞師旅贊景
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勲冠冕列辟昌言直
道牢籠搢紳宜酌故實弘兹令典可並圖畫於淩煙閣
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决
御兩儀殿羣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
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
於牀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

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乆矣伏乞召問百寮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若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

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絶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
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
宗曰朕冀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悦朕今面談公等得失
以為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
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
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
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
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

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愞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

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遥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毁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録將擢用之比者上疏

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顔面無忌曰顔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収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頻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旱上疏

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為畫贊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為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為皇后卿等以為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

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為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為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

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
使我慙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
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
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
忌知事露即為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為宗廟深
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収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
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
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

亦有大勲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懐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遅延恐即生變惟請早決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

並除名流於嶺外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
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
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
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齋獻
公之祀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為内史令東都
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
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為

子孫襲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奬遇之恩賞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慼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勳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為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

贊曰嚴嚴申公功名始終文皇題品信謂酌中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舊唐書卷六十五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長孫無忌傳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臣德潛按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子抗抗子觀無旃名且抗早卒觀襲祖爵此云旃襲且封齊二史互異

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新書無忌孫名元翼

舊唐書卷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六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六

房玄齡子遺直 遺愛　杜如晦弟楚客 叔淹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父彦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

草隸善屬文甞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宴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諸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内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彦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髙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甞

解衣交睫父終酣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勳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

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
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
愚計莫如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
禮古人有云為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與孰若家國淪
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
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
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
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

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勠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陜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

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為中書令論功行賞以𤣥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户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𤣥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

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黑闥翻動叔
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
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
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
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
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
其親吾屬何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
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

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玄齡頻表請

解僕射詒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黄閤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著而忽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為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

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觔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烟閣讚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

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
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
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勅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
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
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容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
分發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誡慎尋與中書侍
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
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

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参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艶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黄門侍郎褚

遂良上疏曰君為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
茍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搦手提輕
劒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
為臣之懃玄齡為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
蕭何闗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為匹且武德初策
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亂干
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
身縻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

身被斥逐闗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
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
事君物論推與而勲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
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玄齡
齒髮薄其所為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
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勲舊以一事
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為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
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

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宫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為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三年駕幸玉華宫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卧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宫所乘擔轝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顔色如聞

增劇便為改容悽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顔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届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今古為中國患害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

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决機萬里

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摧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蹔飛則花蘤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

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

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略若必欲絶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閒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寃痛也且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
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
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
此三條坐煩中國内為舊王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
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
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寛大之詔順陽春以
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
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

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倘蒙録此
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
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墻
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叙別悲不自勝皇
太子亦就之與之訣即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
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
日册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
陵玄齡甞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

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為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壻禮秩絶異主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巳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

公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為庶人停玄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高祖徽周河内太守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為須少祿俸耳遂

補湓陽尉尋棄官而歸太宗平京城引為秦王府兵曹
參軍俄遷陝州總官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
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
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
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
失此人矣遂奏為府屬後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
竇建德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
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臺司勲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

三百户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為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為冠首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惟杜如晦與房玄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

仍總監東宮兵馬事號為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觧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其子左千牛構為

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
司空徙封萊國公謚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
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勳舊痛悼於
懷卿體吾此意為制碑文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
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玄齡黃銀
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
見公因泫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銀多為鬼神所畏命取
黃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

平生及晩以告玄齡言之歔欷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
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宫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
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構襲爵官至慈州
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
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
乾謀反坐斬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没於王世充淹
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
並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

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内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剄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隱於嵩山貞觀四年名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為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為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

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後歴魏王府長史拜工部尚書
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悦承乾魏王泰又潛令
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説泰聰明可
為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釁發太宗始揚其
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於家尋授虔化令卒如晦
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内太守淹
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為莫逆之交
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遯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

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
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
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為吏部
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
封德彞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
是遽啟太宗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
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
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嶲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黄金三百

兩及即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户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宫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叅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邳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决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爾可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

義有犯無隱卿稱懐道為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為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為仍仕其世既食其禄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禄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呂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

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
當不滅亡既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
卿在今日可為備仕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
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
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無忌不恊為時
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貞觀二年
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少卿
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為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啟聖君必生賢輔猗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

緯謀深夾輔筮磬同音惟房與杜

舊唐書卷六十六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房玄齡傳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沈炳震曰隋書房彥謙傳父熊釋褐州簿不載其字新書宰相世系字子彪据此子字下闕彪字而繹乃釋字之偽也考地理志初無褐州

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為庶人○新書貶銅陵尉

舊唐書卷六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鱗

舊唐書卷六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七

李靖客師　令問　彥芳　李勣孫敬業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

貴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吴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為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鏁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

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事蕭銑據荆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為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尅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勑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

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効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

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自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

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

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
今新定荆郢宜弘寛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
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
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争下以功授上柱
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一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荆州刺史
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
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
凡所懐輯九十六州户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

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十六年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為元帥靖為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黄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歩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為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

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惠亮為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欲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惟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

大懼先遣偽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為引援公祏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之吳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為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

白衛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為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並録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户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

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寳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凶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又以靖為定襄道

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寛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悦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

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悦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

日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懷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為畿内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

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

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惟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

道總管以後軍期靖簿責之甑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絶賔客雖親戚不得妄進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内鐵山吐谷渾内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

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
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
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
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
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於家年七十九册贈司徒并州
都督給班劒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
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
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

馳獵四時從禽無蹔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烏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客師孫令問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即位以恊贊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户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甞干預時政深為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𩿨豢躬臨宰殺時方奉佛

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爲强生分别不亦遠於道乎畧不以恩眄自恃閑適郊野從禽自娱十五年凉州都督王君㚟奏廻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别駕尋卒大和中令問孫彦芳鳳翔府司録叅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勑書手詔等十餘卷内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

靴芴以酬之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為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絶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刼公私船取物兵衆大振隋

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頻戰竟斬須
陁於陣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伯當匿於野伯
當共勣說翟讓奉密為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
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勣為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
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
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
下大亂本是為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
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

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弑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即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為太尉封魏國公授勣右武候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勣守倉城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壍不得至城下勣於壍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年密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

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
自為已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録州縣名數及
軍人户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
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
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
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
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
其父蓋為濟隂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

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勣服衰經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為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畧地至虎牢偽鄭州司兵沈悅請反虎牢勣夜潛兵應接尅之擒其偽刺史荆

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

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

告捷於太廟其父自洺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

復其官爵勣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

大將軍圓朗重據兖州反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

獲圓朗斬首以獻兖州平七年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

公祏孝恭領舟師廵江而下勣領步卒一萬渡淮拔其

壽陽至硤石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又

遣其大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勣攻其壘尋尅之惠亮單艓而遁勣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於丹陽公祏弃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為行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㑹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

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途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為晉王遥領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禄大夫

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遥領太子左衛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豈不勝遠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陁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為朔州行

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陁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為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恠也太宗又嘗閒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

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
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
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
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駐蹕陣以功封
一子為郡公二十年延陁部落擾亂詔勣將二百騎便
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
達干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
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磧北悉定二十二年轉

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觧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勲庸特著嘗圖其形於淩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為之

序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東封泰山詔勣為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舊閭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為東平郡君勣又墜馬傷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產為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內城遣子獻城請闕乞師總章元年命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綠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

多拔人衆逋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犄角圍之經月餘尅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産裂其諸城並為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户其年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為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帝為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貞武給東園

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並為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陁之功光宅元年詔勣配享高宗廟庭勣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即加禮敬引之卧内談謔忘倦及

平虎牢獲偽鄭州長史戴冑知其行能尋釋於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絶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為用所

向多尫撻洎勣之死聞者莫不悽愴與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内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即取服之家中召醫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勣謂曰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醫人求活竟拒而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

約束我兒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豚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遊非類急即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媼已下有兒女而願住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

畢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畧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勣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勣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時年十五勣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勣卒勣孫敬業高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既而廢帝為廬陵王立相王為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

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盩厔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鮮繫囚及丁役工

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録事叅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為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為府屬餘皆偽署職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甞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容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

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宫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鷰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

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内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黄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暗嗚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

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剖墳斲棺復本姓徐氏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氣猶在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為霸基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决戰此上策也敬業不從十月率衆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

子賢為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為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淮至楚州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為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往因敬業毀廢墳塋朕追

想元勲永懐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為起墳所有官爵並宜追復勣諸子孫坐敬業誅殺靡有遺胤偶脫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横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絶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

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
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為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誡敬業不蹈貽謀至於覆族悲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慙耿鄧美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

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舊唐書卷六十七

舊唐書卷六十七考證

李靖傳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公祏

本傳屯博望山

御史大夫溫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

寶散於亂兵之手○新書譖靖者為蕭瑀

李勣傳○臣德潛按新書詳勣與李義甫許敬宗勸高

宗立武后事此生平大玷不可不書也舊書不及是

其識短矣

敬業傳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于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臣德潛按漢字下有闕文應是予本漢徐敬業五代孫也

舊唐書卷六十七考證